

# 未列入名册的志愿者

纪实文学

陈歆耕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在 2008.5.12 提供的大灾难和大救援这一特殊的大舞台上，作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点，在灾后通过网络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与紧急奔赴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部队这百万雄师相比，“志愿者”队伍只是游击队，但它的出现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

## [上期回顾]

湖北志愿者周发政开着私家车前往灾区捐赠两台净水机，结果，到了成都以后，他把车也“捐”了。回到湖北不久后，他再次来到四川，为孩子们建帐篷学校。就在地震后的第一个儿童节，他们的帐篷学校开学了。

## 开着吊车救人的农民

《未列入名册》是一部我曾读过的苏联战争题材小说名著，我借用这个题目来描述很多的志愿者。他们投身抗震救人的行动时，还不知道“志愿者”这个名词。没有任何人或部门赋予他们参与救援的任务和责任，他们也没有到有关部门去注册登记，但他们自觉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后果自负的救援行动，是与志愿者的精神高度一致的。因此，我称他们为“未列入名册”的志愿者。

杨元青，映秀镇中滩堡村农民。他是农村的能人，会一项特殊技能：开吊车。这项技能在地震后救人时派上了大用场。他的妻子在映秀小学附近开了一个小卖部。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镇保险公司办理赔手续。家里的夏利车出了交通事故。在剧烈摇晃的一瞬间，他和另外几个人冲出营业大厅。大街上的人哭喊着四处逃命。一辆面包车被颠得离地两尺高。当他醒过神来，蓦地想到 7 岁的小孙女在映秀小学上一年级，撒腿就直奔映秀小学。映秀小学一片惨景，校长仰天哭喊：“老天爷啊，我的学生啊，救救他们，救救他们……”他看到儿媳妇抱着孙女和不到 3 岁的孙子坐在地上，放了心，立即动手抢救别的孩子。没有几分钟，他就刨出一个男孩。突然，他想起去批发部进货的老婆。奔到批发部，看到六层高的楼垮掉了一半。他喊：“袁秀芳，袁秀芳——”砖堆下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这儿呢……”他想：不管是不是自己老婆，先把他救出来再说。他就扒砖头，十几分钟后，扒出一个 30 岁左右的幸存者。他叫他赶紧往安全地带跑。

他到处找老婆，不见老婆的

踪影。13 日早上，他跑到学校继续救人，家里的两台吊车都被垮塌的楼房砸坏了，他只好用手刨。儿子在派出所门口的废墟里找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母亲。一个叫吴泽刚的年轻人和映秀小学的领导，从映秀湾电厂借了两台吊车，用来救学生。可是，路被废墟埋了，吊车开不过来。一直到 14 日早上，路才清出来。杨元青抛下老婆的遗体和儿子一起开着吊车到映秀小学救孩子。上午 10 点左右，直升机送来了消防和武警部队官兵。他开着吊车和部队一起，救出了 10 多个活着的孩子，挖出了 100 多具尸体。当他的吊车吊起一个防盗门时，看到下面竟然有 9 个被压死的孩子。15 日中午，他们救出了一个叫尚婷的女孩，这是映秀小学被救出的最后一个孩子。

随后，他开着吊车到处挖人，救人。17 日晚上，挖出了映秀湾电厂宾馆下被埋了 127 个小时还活着的小伙子。他忙着开吊车救人，自己老婆的遗体被人到处搬动，差点找不到了。

## 医生把他救的孩子名字登记为“孙永棋弟”

23 岁的孙永棋是苏宁电器都江堰店的员工。5 月 12 日两点多，他正在为一位女顾客做销售单，身边一台冰箱突然莫名其妙地倒了下去，冰箱没有人碰它怎么会倒下去呢？幸好陈列的冰箱都是空壳，不用担心被摔坏造成损失。他没有怎么在意。紧接着，整个大楼上下抖动，所有的陈列品全都跳起舞来。店堂里有人尖叫：“地震了！跑啊！”他的顾客也一溜烟跑了。顾客和店里员工全都乱作一团，孙永棋撒腿就跑，顺手拉上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女顾客。她穿着高跟鞋，孙

永棋几乎是连拉带拖把她拽出了大门……

妻子刘容就在马路斜对面的生活吧工作。他没有怎么费劲就在街上找到了惊魂未定的妻子。他们往家打电话，电话不通。想回家看看，找不到出租车。两人只好一边躲避街道两旁往下掉的砖瓦、杂物，一边往家走。

走到幸福路江苏大厦对面时，看到一辆人力三轮车上，一个年轻女人不停地挥手，似乎是什么事情请人帮忙，但行人全都脚步匆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需求和存在。他们俩走近一看，人力车上是一个刚刚生完孩子 11 天的产妇，她浑身是血，椅边上是被毛巾裹着的婴儿，孩子脸上全是血，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闭着。三轮车塑料顶棚被砸了一个洞，边上的商住楼还在往下掉东西。女人说她是从市二院逃出来的，逃到这个地方，车夫扔下母子跑了。她招手拦车，但所有的车子都按着喇叭往前冲，没有人理她……

孙永棋听完，走到马路中间帮她拦车。但一辆辆车绕过他，没有停下的。有的司机探出头来骂他：“不要命了！”终于有一辆车停下了，开车的是一位治安巡逻员。他问清情况后，协助孙永棋夫妻把受伤母子抬上了车，把他们一起拉到就近的玉堂镇医院。可是这家医院已经被震塌了，无法接诊。治安巡逻员没有犹豫，又开车去中兴镇医院。该医院的医生查看了婴儿受伤情况后，非常着急地说：“这么小的孩子，满脸是血，我们这里治不了，最好马上送省人民医院。”可是医院的救护车全出去救人了，咋办？一位大夫主动说：“我开自己的车把你们送过去，赶快上车吧！”孙永棋决定自己抱着孩子

跟车去。

孙永棋在车上抱着孩子。按照医生嘱咐，婴儿刚出生不久，骨头软，一定要平托着。在颠簸的车上，他双手平托着孩子，时间长了，胳膊酸痛，但他一动也不敢动，唯恐伤着孩子。中途孩子尿了一泡尿，开车大夫说这是好现象，说明孩子的身体机能没有受损。

下午 5 点多，车子开到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门前。医生获知婴儿情况，立即全力抢救：清创、清除面部和鼻孔里的灰尘，然后送进了保温箱。两个小时后，医生说孩子没有危险了，办入院手续吧！在住院部，医生问孙永棋和孩子的关系，孙永棋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孩子是很多好心人“接力”把他送过来的。也不知道孩子父母名字。他给医生看了自己的身份证件，医生就把孩子的名字登记为“孙永棋弟”。孙永棋留下了自己手机号码，等孩子康复了，医生会通知他来把孩子接回，送到孩子的父母身边……

## 地震让他一下回到 19 年前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绝望的了：他从映秀小学废墟中掏出 40 多个孩子，却没有一个是活的。他叫肖建，是映秀镇“肖四饭店”的老板，经过 19 年艰苦创业，他才拥有了数百万的固定资产。可是，地震两分钟，几乎“震”完了他的全部家当，让他回到了 19 年前的起点。地震发生时，他和 20 多个男女员工逃到了附近一个坝子上，半个小时后，他就带领员工四处救人。先来到映秀小学，听说废墟下埋着 300 多名师生。很多家长在那里哭喊自己娃娃的名字，也有被埋的孩子在废墟下喊“爸爸妈妈”。肖建和员工没有工具，

用手刨出了 40 多个孩子，令人揪心的是这些孩子都已经停止了呼吸，有的头没有了，有的腿被砸断了……真是惨不忍睹！

5 月 13 日凌晨，他从映秀小学出来，发现附近废墟中埋着两个人，都还是他认识的一个叫马友，一个叫刘老三。刘老三已经死了。马友喊道：“四哥救我。”肖建和几个人把他挖出来，用门板把他抬到坝子上。但马友伤势严重，右肩膀断了，脚也断了，撕开他的衣服，发现他的右下腹还有一个小洞，正在往外流血，用衣服包扎也止不住。坝上没有药品，肖建没有办法救治他，只能看着他的生命之火一点点地熄灭。他感到痛心不已。

13 日早上 6 点，他获知有一位叫王选昌的顾客被压在他的肖四酒店的废墟下。他赶过去，发现王选昌被两块水泥预制板夹住了，头朝下，脚朝上。肖建和王的侄子一起从旁边掏了一个洞，爬进去，慢慢抽掉小块的砖头和水泥块。他们因为不知道预制板的着力点在哪里，担心预制板垮塌。王选昌也很紧张，连说：“小心，小心，水泥板要垮的！”一个多小时后，幸存者安全获救。5 月 14 日，肖建和他的服务员救援队被一位中年妇女拦住，说她的妈妈被埋在废墟里，没有人帮忙抢救。肖建就和服务员一起去帮助用手掏，手指被钢筋水泥磨出了血，几个小时后，终于把被压了两天的老婆婆救了出来。老人虽然已经大小便失禁，但所幸的是还活着。

富有戏剧性的是，有一位同是酒店老板、叫魏进的人，地震时在肖四酒店吃饭，侥幸逃了出来。他目睹了肖建舍身救人的行为，发短信给他表示愿意把自己在广汉的价值千万元的酒店承包给他经营，每年只收 1 元钱“租金”。

# 陈子娟被我彻底出卖，成为赵志高的二奶

都市小说

郭小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就业、堕落、蜕变和成长的故事。主人公李镜大学毕业到深圳打工，从一个学徒做到设计总监，然而却渐渐迷失了自己……深圳是个物欲横流的都市，却是无数外来者心中的乌托邦，这里一切应有尽有，幸福痛苦纯真虚伪圆滑不择手段明争暗斗猜忌欺骗，而永远找不到的，是你的欲望。

## [上期回顾]

龙健答应借我一百万，有了这笔钱，我的公司可以正常开张了，在开张宴上，我向肖红求婚了。公司开张后，我的小学同学陈子娟来投奔我，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我却把她推向色狼的魔掌，成了我贿赂贪官的工具。

## 赵志高想要包陈子娟

陈子娟面容憔悴地走进办公室，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她站在我面前轻声问：李镜，你的烟买到吗？

我，我……

李镜！你不用解释了，亏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同学最好的朋友，我一直在心底崇拜你羡慕你，甚至有一段时间暗恋你，你，你简直禽兽不如！

她歇斯底里地骂着我。

你别说了行不！我大喝一声，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说：陈子娟，你以为深圳是什么地方，是遍地都有黄金的吗？你以为这里的都是那么单纯吗？我们现在都是成人了，不是曾经的小孩子，你冷静一下行不，那么多人来深圳为了什么，你来深圳找我又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可钱会白平无故掉你头上啊，请你不要白痴了行不？再说你又不是什么小女孩了，和哪个男人上床不就那回事，你觉得这年头操掉钱吗？你知道七千多块能找多少女人吗？

据心理学家说，每个女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受虐倾向，你越是对她好，她越把你当根草，你要是不理不睬，她反而会缠着你。我刚才这么一番话语，陈子娟冷静了，她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说：对不起，我知道我有点过分了，如果你不想再见到我，那我马上给你结工资。

我真为自己的小人心态感到恶心，先下手为强将陈子娟一军，她更加不知所措。我心里清楚，她肯定不会走，像她这样没学历没能力没关系的女人遍地皆是，在深圳找份好工作不容易，多少女人想利用自己的身体

去铺路，可还苦于没有机会。陈子娟怔了半天，说：李镜，我，我……你别生气了。

我说：算了算了，都别说这事了。我他妈的真是个小人。

陈子娟说：李镜，我心里有点乱，没心思工作，下午能请假吗？

我点点头说：行，下午你回去休息吧。然后我拿出钱包，数了五百块，递给她，说：别想太多了，权当我不是人得了，晚上买点菜吧，我回去吃饭。

陈子娟犹豫半天，扭扭捏捏，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强硬地塞到她手中，说：行了，去吧。然后我跌坐在厚厚的转椅里，闭上眼睛，世界一片黑暗。

陈子娟转过身，走到门口回头淡淡地问：李镜，你喜欢过我吗？

我没有回答，深吸了一口气，说：小娟，我希望晚上回家看到你穿着那套紫色裙子，一定很漂亮。

赵志高打电话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深圳市预计在全市范围内投一批公益广告，我低声说：赵部长，那你可得帮衬帮衬我啊。

赵志高含糊其辞高深莫测地说：这个嘛，不太好办啊，你也知道多少人都盯着我呢。

我笑笑，说：赵部长，你是领导啊，说了算。

赵志高继续装腔作势，说：李镜，咱们也算交情不浅了，我尽量吧，不过事先给你申明一下，这事可能要公开招标的，你也准备准备。唉，对了，你上次那拖拉机哪儿找来的，挺强硬的，难开难开啊，不过感觉就是不错，别有一番风味啊。

我想这次真的完蛋了，老赵这狗日的难不成想纳妾了？老赵要让陈子娟做二奶，关在笼子里当个金丝雀给养起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心中一狠，干

脆连孩子他妈也送给狼得了。

## 孙丽丽结婚了

彭年酒店里金碧辉煌，孙丽丽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龙健，向客人频频敬酒。今天，他们终于结婚了。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像看着一幕无声电影，肖红跟在孙丽丽后面当伴娘，一脸灿烂，不时向我暗送秋波。有人举杯，有人吃菜，有人恭维，有人低头交语，我却置身世外恍若梦中。孙丽丽和龙健举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我起身相迎，真诚地说：来，干杯，祝你们天长地久。

肖红有一天告诉我，她怀孕了，孩子是我的，问我怎么办，我当然不好说不要。眼看她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走路都有点蹒跚，我索性让她呆在家里安心养身。要做妈妈的女人，都显得格外幸福，这种幸福也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从未有过的伟岸与高大。

公司日益忙了起来，又新招了几个员工，也逐渐上手，陈子娟没了先前的羞涩与矜持，工作起来落落大方得心应手。那天她扭捏地对我说不想在我公司干了，老赵给她找了份轻松的工作，月薪一万。我说：天上连馅饼都不会掉，还会掉钞票吗？你不是小女孩子了，别做梦了，老赵不可能给你想要的东西。

陈子娟说：我又不想嫁给他，他能给我钱就得，再说我来深圳，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家里老公每月治病要钱，孩子生活也要钱，趁现在年轻赚点钱有什么不对，难道老了眼睁睁等死？

面对陈子娟，我突然无语。难道我让她来深圳是个错误吗？如果她现在还呆在老家，又会是什么模样？贤妻良母，一日三餐

抱着孩子照顾老公？算了吧，一切随她去吧，人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谁不是在为钱生为钱死为钱奔波一辈子，你我都是凡夫俗子，有何资格指责别人的选择？

## 我的公司遇到麻烦

海天名苑有天突然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要终止和我的合同，我一下跌入深渊。公司一下失去了这个大单，我该怎么办。王峰见公司营运不行，已经要撤股。万般无奈之下，我打电话给赵志高说：赵部长，晚上出来聊聊吧。

赵部长在电话里打着哈哈，说：李兄弟，听说你最近公司出问题了？怎么想起找我了，是不是有什么新车到了？

我听着赵志高猥亵的笑声，说：这里说话不方便，晚上老地方见吧。

我坐在星级大酒店的大堂，等着赵志高。水晶茶几上骄傲的玫瑰、脆弱的花蕊，拒绝着绽放后的枯萎。赵部长挺着肥肥的啤酒肚，像个赴约的女人一样姗姗来迟。见了我便激动地说：兄弟，坐在这干吗，咱们直奔主题吧。

我说：行，赵部长既然这么开门见山，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我拿出包里的信封，扔在桌上。

赵志高瞥了一眼，说：这什意思。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次市里的广告，您老给我做吧。

赵志高立马板起脸孔，说：你这什么意思嘛，这事要招标的，况且深圳那么多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凭什么给你做，这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呵呵，赵部长，明人眼前咱也不说暗话了，什么招标决定，还不是您说了算。

李镜，交情归交情，生意归

生意，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我靠近赵志高，小声说：这是十万块，最近兄弟有困难，事成了……我伸出一个大拇指，使了个眼色。

老赵明白，这一大拇指，并不就是一截五厘米的肉，它是一百万。赵志高拿起信封，匆忙装进随身的公文包内，说：这事，考虑考虑。

我拍拍赵志高的肩膀，笑着说：那就请领导认真考虑考虑啊，小弟在楼上还安排了一点节目，走走，上去娱乐娱乐。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可赵志高这家伙硬是没给我半点音讯。莫非我这十万块又打了水漂，如此一想，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要是黑了这十万块，我又能如何呢？告他贪污？别搞笑了，这点钱算什么呢，再说有证据吗？这事越想越让我坐立不安，抽着烟在屋里走来走去。肖红说：李镜，你就不能安分会啊，我都这么大肚子了，你还在屋里抽烟，就不怕你生个傻儿子出来？

我想想也是，为了生个健康的孩子，我还是出去抽烟吧。我对肖红说：晚上别等我吃饭了，我出去逛逛。早点回来啊……肖红口中的话还没说完，我已转身到了门外。

我打电话给赵志高，问他事情考虑得如何了，老赵还是拖拖拉拉，不说真话，说这事还要考虑啊，我心想：你这家伙难道还要我再送钱吗？我说：赵部长，能不能抓紧一点啊，我现在可困难了。老赵说：兄弟，你就别哭穷了，好歹也是个老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我简直是无语了，挂了电话，我的内心突然生出一个卑鄙邪恶又让我激动万分的计划。